



史書大紀

將

温嶠

郭子儀

許遠

馬燧

高駢

李光弼

張巡

李晟

韓游瓌

察罕帖木兒

温嶠字太真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弟聞於
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平北大將軍劉
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為參軍將兵討石勒屢有
戰功於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為
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在鎮
江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光
武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
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公
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
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

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
顛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
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
何復慮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為段殫所害嶠表琨忠誠雖
勲業不遂然家破人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
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
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
三司入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
東奔闔閭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屍若嶠以母未葬沒
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及哀墓
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哉嶠不得已而受命後歷驃騎

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為
布衣之交數陳規諫又獻侍臣箴甚有私益時太子起西
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
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
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
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
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叅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
令嶠有梁棟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
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
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
公自還輦轂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

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臣節不
讐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
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
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終不悟
於是謬為設敬綜其所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
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
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轂輦喉
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
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為
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為之奸謀因敦
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

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敦不飲敦以為醉
兩釋之臨去別言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
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
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
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謀逆請先為之備
及敦搆遂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統東安北部諸軍事敦
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為
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
朱雀橋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
賊豕突入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搗賊果不得渡嶠自率
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

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進號前將軍時制
王敦綱紀除名叅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悃悞不仁忍行
殺戮親任小人踈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
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人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
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為大逆之日拘錄人士
自免無路原無私心豈遑宴處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
璞嘗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狂
入奸黨宜施之以寬加之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
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
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
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

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為
功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
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除豫援
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畊必有變其饑者今不畊之夫動
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唯賦是
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制田曹掾州
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
足以宣示息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
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
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并出
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雖難一年之後即易且

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所食之人於是為便其四曰建
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才精周制六卿莅
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
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士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
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
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
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畊然後可責以
清公耳其五日古者親畊籍田以供資盛舊制籍田廩犧
之官令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
廟烝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
得才宣揚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

命生長患害故宜重選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
七日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
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三族之制
議奏多納之帝疾萬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壺等同
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
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為虞故使嶠為上流形援
咸和初為江州刺史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
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
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
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軍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
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斷棺之戮受

崔子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
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
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蘇峻果反嶠屯
潯陽遣督護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州
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踴動人有侯之者悲哭相對
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進嶠驃騎將軍嶠曰今日之急殄
為先求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
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期愆等
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
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
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共宜推之嶠於是遣王愆

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上
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
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魂死期將至謹負
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僕輒屯次湓口即日
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攻城王旅敗出告藩臣謀寧
社稷後將軍郭默寇軍將軍趙胤奮將軍龔保與嶠督護
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
至逆賊肆凶陵陷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
相困迫殘害朝士劫奪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
不武不能殉難衰恨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
義在必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為士卒先催進諸軍一

時電掣西陽鄧嶽潯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
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 征軍已
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斲至誠感諸侯蘭相如趙邦
之陪隸耻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漢
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
吏耳登壇唾血淚涕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况今居台
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
宜乎二賊今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
郭默即於戰陣俘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
即時出散不為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刻不仁蘇峻小
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疆

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之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
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廩略規以雪國耻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恭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
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
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
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
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嶠戮力得有
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
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
夫忠為令德為仁由己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

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
有進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明府尅後
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進路次同赴此會惟
須仁公所統至使進耳仁公今召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
將在於此僕才輕重任實憑仁公萬愛遠稟成規至於首
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
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
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頃
頃之願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
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備當一州州之文武莫
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署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

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
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真覆主辱臣死公當進為大晉
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
陵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来者
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日
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
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
子瞻由是侃激厲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
旌旗七百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於蔡州侃
屯查浦嶠屯沙門時祖約居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
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

嶠將至逼大鴈幸石時峻軍多馬南軍仗舟楫不能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與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慮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籍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柰何捨

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天地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將士因醉突陣馬蹶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間使

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奪求救於
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
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
含抱天子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
於嶠及賊滅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初峻黨洛水匡術
賈寧中途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
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
可復寵受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輔政以導先帝所任固
辭還藩復以京邑殘荒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
旋於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
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

赤衣者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
甚惡之嶠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
四十三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
眇身慕承洪緒不能先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
社稷危逼惟明公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
寇之縱暴唱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
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勲著八表方賴大猷
以拯區夏天不慙遺早世薨殂朕用悼痛於厥心夫褒德
明勲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
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疋謚曰忠武祀以太牢初塋于豫
章後朝廷追嶠勲德將為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

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勲義感於人神非
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箴之篋笥時時
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終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
實當之謹寫嶠書上陳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旨死
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耻獎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
有知豈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息停其移
塋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送之其後嶠
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塋建平陵北并贈嶠
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綾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
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為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
戡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額外竊用愕然願
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
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實別駕阮朗並不從
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第
式之新建縣位至散騎常侍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
官左羽林大將軍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騎
射補河西忠嗣府兵馬使克赤水軍使嗣遇之厚雖宿將
莫能比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安祿山反郭子儀薦
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
平兵五千出玉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
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為戰區露宿蔽野光弼酌而
哭之出為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史思明李立節蔡希
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荅曰今軍行疲勞逢
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焮銳弗能持重

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傳煤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溇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遠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俟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籍光弼命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橐城等十縣遂次趙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思明繇鼓城入博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

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握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謀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前罪已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狗威震三軍至德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珣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還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

徹民屋為壘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類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地視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陣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塹城上鼓噪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圖解閱三昔乃歸私寢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別攻好畤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遷司空元軋元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

與諸將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懲嘉山敗之不敢輕出則慶緒可禽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戰尤力大殺略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罄衆還太原帝貸諸罪以光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五百騎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闕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諸將逼當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遣別將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啟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常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出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逼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

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城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獨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常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崕額盡為賊蹊于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門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劫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

潭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光弼自將治中潭樹壁掘塹擊捨南城攻中潭光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城賊大潰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歛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窺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

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非卻也馬中矢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禽周鞏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軍官始光弼將戰內刀於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

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元元年加太尉進圖懷州思明來援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河清聲言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當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恠語無倫是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願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

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
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
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彌登陴大呼王師乘
城禽太清揚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戶實一千五
百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朝思信然屢
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
懷恩媚光弼劫陰佐朝思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
得已令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
我用騎今追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
以敗陣於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於我不如阻險懷恩不
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

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河保聞喜
抱玉以兵寡棄河陽詔光弼入朝徙鎮泗州朝義乘邙山
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輿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
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
不意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
神功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啓仲卿相
攻兗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
瑒衡仲卿踵入朝其為諸將軍服類此寶應進封臨淮郡
王相州北邙之敗朝思羞其策繆故忌深光弼切骨而程
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瑒為元振
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遷延不敢

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
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
州收租賦為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
疾篤將吏問後事荅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
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將即以其布
遂為光弼行喪號哭相聞帝遣使弔卹其母謚曰武穆光
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嚴整天下服其威
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
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
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荔非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周摯攻北

城光弼方壁中潭摯聞併兵從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植
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鷲
撞車麾兵填塹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
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方戰賊為我實
塹復何恠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
小卻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怠其意光弼怒使
召元禮欲按軍法荅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
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聞死有名無庸受
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
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以功累遷驃騎大將軍懷州刺史
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二年光弼進收洛陽軍敗元禮

徙軍翼成為麾下所害郝廷玉饒勇善格鬪為光弼愛將
及保河陽禽徐璜王功為多累封安邊郡王授神策將軍
吐蕃犯京畿與馬璘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
請觀之廷玉申彌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曰
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
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
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心膽破裂自臨淮歿無復校其事
此安足賞哉累為秦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

白孝德安西人事光弼為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
龍僊以騎五十挑戰加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
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

宜左右以孝德對召問所須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
而進大軍鼓噪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
二矛策馬絕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辟可萬
全者龍僊見易之不為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
曰侍中使致辭無他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
德也龍僊罵之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噪五十騎繼進龍
僊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後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
邠寧僕固懷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吐蕃回
紇圍經陽郭子儀說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
兵五千出奉天命孝德應之大戰赤沙烽斬獲甚衆累封
昌化郡王歷太子少傅建中卒贈太保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累遷
單于副都護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與光弼敗
史思明崇城又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思明奔逃博陵於
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
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
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闕然及是國威大
振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
陳濤斜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為根本從元帥廣
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帥中軍
子儀副之王思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大川彌

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置嗣業以長刀突出
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出賊背夾攻之斬首六
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翼日王入京師老
幼夾道呼日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
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
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
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
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
紇從後擊塵且坐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
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
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

千戶入朝帝遣其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
帝即詔大舉九節度使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
臨攝弟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進圖相州
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
於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
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
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
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有詔留
守東都俄改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譖
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
之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元

詔為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東鎮兵繇邠
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為朝恩沮解明光弼
詔邠山失河陽又明河中亂殺李國真大原版鄧景山朝
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軍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
為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
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
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
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
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亦治害景山
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
制離搆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

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
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
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儀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
師東討為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
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
功遽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歸京
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
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跣幸陝子儀聞流涕董
行營還京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寢
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
中乃遣知節率烏崇樞羽林將長孫全緒為前鋒營韓公

推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會故將軍王甫結
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破賊書聞帝以
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蒼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
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
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襟馮終南太華之
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
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秦去而亡
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鮮
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
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
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

又官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
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令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謂
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
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嗥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
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
地陝阨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闔場陛下意者以京畿
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
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
一諸侯下哉臣謂陛下斥素飡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
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
則中興之兵日月可冀惟時邁函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

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
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
鐵券圖形凌煙閣傑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
子儀河中節度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為帳下張惟
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
廣德二年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
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
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誅思歸之人却與俱來且
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恐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
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
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携二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

待之賊果遁去

永泰元年

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羗渾奴刺

等三十萬掠涇邠躡鳳翔又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

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

駱奉先李日越屯鰲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

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自儀屯涇陽軍纔萬人

比雷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

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恠問是謂

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

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

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曰昔回紇涉萬

里戡大慙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

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
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
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
至誠左右請以五百騎從又不從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
持滿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
何忽忘忠誼而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
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曰吐蕃本吾舅甥國
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殺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
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
乎會懷恩暴死羣虜無所統一遂許吐蕃疑之夜引去子
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遣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

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
它不勝計回紇赤心請市馬萬疋有司以財乏止市千疋
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
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執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
強慷慨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
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疋僅支一隅
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戰無寧歲頃以懷恩
亂瘡傷凋耗亡三分之一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
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路與之角勝豈易
得耶屬者虜來稱四節度符 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
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

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
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列屯比邊則制勝可
必竊惟河南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
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
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去
位不許德宗嗣位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薨年
八十五陪建塋陵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庭子儀事上誠
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
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願望故讒間不行破
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
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言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

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之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
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不利於公其下裏
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泣曰何車騎之
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傲狠
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請使者曰茲
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李靈擢據汴州公私財賦一
皆遏絕子儀財幣道其境莫敢留令將兵衛送麾下宿將
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
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
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
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

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
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老二十四八子七
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
富貴壽考衰榮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

張巡鄧州南陽人也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畧細
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巨知也開元擢進

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稱重一時巡尤太子通

事舍人出為清河令治順窳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

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揚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

勸一見而可顯用荅曰是為國恠祥朝官不可為也更調

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革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

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

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年賊首張通晤陷宋曹等州

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為長史使西逆賊軍巡率吏

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受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為頓丘令賁引兵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朝降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

將殺之暫出

行部淮陽兵虜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築城上祗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奔還攻雍丘賁趨門為衆躡死巡馳騎決戰身被鎗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戕祗府乃舉兗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

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束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糞瘡闔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感兵不能關出天下去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臣死於君義不報子乃衒妻怒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於通衢為百世笑柰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皆皆官開府特進巡許遠陽許諾明日堂上設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軍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道乏潮餉

賊盜米數百艘且至巡 壁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
枚濱河取塩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蒿為千
餘人被黑衣夜縋下城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蒿人還得箭
數十萬其後復夜縋入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
軍營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圍之薪水竭巡
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
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巡徐
謂潮曰君頃此城歸馬三十疋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
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
潮責巡荅曰吾欲去將士不從柰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
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級收器械千潮遁還陳留不復

出虜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偽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
巡斬以狗餘繫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
餘 戰即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弼王巨屯彭城假巡先
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
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
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
姚閻合令乃遣將士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
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屍於汴水為不流朝宗夜去有詔
拜命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於
巨巨纔撻折衝果毅巡諫曰宗廟尚危園陵孤外渠可吝
賞與貲巨不聽至德二年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

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
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才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
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
入賊大將田秀崇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為
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
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
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
丞遠侍御史閤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
城巡誠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
捐軀而賞不及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
職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千里其五月

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覘
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
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船招巡巡陰縋勇
士數十人伏隍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首恃
衆不為備城上噪伏發禽之弩注使外向救兵不能前俄
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不能
因刺蒿為辨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
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肚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
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
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斲木皮鬻紙而食才不餘人
皆癯劣不能設兵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

千柱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鈎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濠立柵以守巡士多饑餓死存者皆瘡傷之士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哀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期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柰何從賊關弓與我角懷忠曰不然我昔為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乎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使屯

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遣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闔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曰明日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瑄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持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以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為出涕

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天著軌曰吾破賊還必滅
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貞源李賁遺馬百疋次寧陵得城
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守兵多死所
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
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
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
淮必亡且師饑衆行必不達對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
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厲鬼以
厲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
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皆裂
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荅曰吾欲氣吞逆賊願力屈耳子

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吾為君父死耳附
賊乃大疑也安得父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
烏肯為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丹脇降不屈又欲降
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
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
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
所或日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
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
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踰陸家姑先巡被害長七尺鬚
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藁守
睢陽士卒居民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

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古者人情敦樸故有軍前後左右大小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霧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耳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而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而已肅詔中書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龔禮淮南高適青

州鄧景山四節度犄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肅昕其時議者或曰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忘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州使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攻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素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為上又贈姚閻潞州大都督官一子頓元復官巡他子

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禱求忠臣
後無不及三人者帙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
今祠享彌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
兼瓊辟署劔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貶高要
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
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大曆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
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
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
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嘆曰嗟乎人有可恨
者賊曰公恨我乎荅曰恨我乎荅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
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
之使國威喪劔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

官爵以刷冤耻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証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太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者若日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為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紛不齊時和韓愈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才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語兒之見無異且人

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疾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褒貶尤慎故著

李晟字長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晟
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徃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
蕃悍酋乘城殺傷士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
軍謹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祿曆李抱玉署晟右將
軍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
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
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建中魏博田悅反晟為神策先
鋒與東河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冰
度洛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散騎
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於趙州也抱

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師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兵守之不為過公柰何遽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真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日與孝忠連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悅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笮晟引步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來救圍晟軍晟內攻景濟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不能興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為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

天子播越二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為子質乃以憑約昏并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東濤斜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裸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源士顏相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遷延有異志晟使說懷光賊據京邑天子暴露

于外公宜速進兵雖晟不肖願為公先驅死且不悔懷光
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
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其軍即奏言神策軍給賜
比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為言臣無
以解惟陛下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
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臨照懷光令
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稟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頌晟晟
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
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頤刻削稟賜事出已乃止懷光叱咸
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以伺賊隙為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
反迹寔露晟懼為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

銑唐良臣張或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襟
喉未報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
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
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
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
供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
頤渾瑊曰三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能辨勝耶瑊曰晟秉
忠挺義萃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
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
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約誰將復之乃繕
甲兵治陣隍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

合以軋之則卑厚詞幣偽致誠於懷光者時教層單單乃使張或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雪皆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堡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為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神策軍及晟家皆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

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使吏王無忌壻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賊為間乎泚斬之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邏士得姚令言崔宣諤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於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閘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頷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玢等縱兵鏖擊賊攻華師

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噪而從大破之乘勝大破入光化門再戰賊卻僵尸相籍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翼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為計豈吾利耶乃悉軍光泰門使王必李演將騎史頃萬將步抵苑北晟先夜墮苑坦為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必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諫大兵分道進雷諫震地令言鹿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今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比十餘遇皆不勝蹙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

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遺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佻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僊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行于賊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克愍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始晟屯渭河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

國家之

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艱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人且可用而不可使知之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戍其帥晟請治不翼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晟請與李楚琳俱行亦將治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晟至鳳翔將亂王斌等十餘以次伏誅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貞矯使欲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

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若棄強示弱以招窺覷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叙勳行賞追還縑廩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即解河中諸道屯還當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藁且罄人餓死墻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且潰願無養腹心疾為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以賊委馬燧渾咸故不許晟至汪而田希鑒迎謁執之并其黨石竒等悉伏誅表右龍武李觀為汪原節度使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臣沓貪暴

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耳且土無繒絮人若
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
息曩表以王彌每虜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
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艷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
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為吾
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
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揚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
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泝陽旁擊
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摧沙堡拔之結
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
與晟合因請調軍食以給西師然天子內厭兵疑將臣生

事亦會滉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
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玄佐李光真經西
北俾立功以問晟帝感其言三年元帝坐宣政引見晟備冊
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
之瑊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
瓊者嘗為延賞擠折內怨望乃見晟曰以公功乃奪兵柄
夫惟位高者難全盍早圖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以
聞詔可九年薨年六十七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
有勞某長於是雖厮養小善心計姓名尤惡下為朋黨者
薦分義降于故舊嵐州刺史譚元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
晟既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二子為成就

之在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於堯舜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希是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也是非惟上耳擇耳叔度慚故晟每進對謇謇盡大臣節未嘗露於外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語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即卻之不得進達禮敦教類若此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息賜使者相衙于道兩家日出無鍾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既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其春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想云

馬燧字洵美汝州邠城人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學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安祿山反使賈楨守范陽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珩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會顏杲卿招循舉兵祿山遣韓陽召循計事因殺之燧走西山間道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幘應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

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之因進說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觀僕固懷恩自樹黨自重裂河北以受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等其子瑒仇勇不義將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既而懷恩與太原將謀舉其城辛雲京覺之不克嵩自相衛歸懷恩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說嵩嵩告絕於懷恩即署燧左武衛兵曹叅軍累至鄭州刺史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為便中曆河陽兵逐其將常休明詔燧檢校左散騎常侍為三城使遷河陽節度使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

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千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威震北方建中朝京師遷檢校兵部尚書封豳國公還軍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不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絕內外援刑將李洪沼將張仵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啣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二夜東壘遁燧進營狗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

拔臨洛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
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
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
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
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
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功遷尚書右僕
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賜麾下德宗
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
李惟岳合萬三千人救悅悅裒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
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芑以兵會
次漳水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

燧於下流以鍊鑠維車以絕河道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悅
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
洹水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
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鼓角而潛師並恒趨魏州令
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
度即聞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
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為塲募勇士五
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裒燧縱兵擊兵悅敗走橋
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
安墨啜虜三千人屍相駘籍三十里淄青兵幾殲悅夜走
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苑問曰狼

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悅懼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弟昂以洺州王光進以長橋皆悅悅使符璘李瑤衛還淄青殘兵璘等亦降魏導御溝貫城燧塞其上游魏人恐悅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滔武俊聯兵五萬傳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懷光勇于鬪未休士即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兵亦屈退保魏縣滔等瀕河

為壘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共解邢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洹之捷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芄救之抱真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繇是逗遛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洺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玄卿為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至太原遣軍司馬王

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與諸將子壁中渭橋帝已
幸梁乃還時天下方騷北邊數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
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緒為東隍省守
陴萬人又醜汾環城樹以固隄詔兼保寧軍節度使帝還
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為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
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將守晉隄慈燧移檄鐫諭
皆以州降因拜燧晉絳慈隄節度使武俊之圍趙也康日
知不支將棄趙燧請詔武俊擊朱滔授以深趙以日知為
晉慈隄節度使及三州降燧固讓日知且言因降受節恐
後有功者踵以為利帝嘉許籍府庫兵伏以受日知日知
大喜過望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略定諸縣遂圍絳拔

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裨將谷秀遠令掠士女斬
以狗與賊戰實昂射殺賊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于時天
下蝗兵艱食物貨翔踴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
以懷光逆計久矣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
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
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游環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
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
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知其心已徐
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
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柰何棄之為滅族計若從吾言非
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為吾欺邪今不遠數

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
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亦自
以為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
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萬籬堡堡將降餘戍望風遁去
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衆猶
萬六千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罔等他脇附悉赦之不
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
帝賜宸扆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
擄其額以寵之真元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自屯
鳴沙及春畜產死糧乏詔燧為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
光韓游環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乃

遣將論頰熟甘辭請于燧且重獎申殷勤明年燧還太原
與論頰熟俱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結贊遽
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盟城僅得免吐蕃歸燧之
兄之子弇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渡河吾無
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弇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兼
侍中賜妓樂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像凌烟閣後病足
不任謁九年十月自力朝廷英詔毋拜時晟已卒帝顧燧曰尚
記太尉晟俱來邪今乃獨見公因悲涕燧亦疾而仆帝親
掖之詔左右扶去送至陞燧頓首泣謝固乞骸讓侍中不
許卒年七十贈太傅謚曰莊武

韓游環靈州靈武人始為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史
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騎偽降於朔方出塞門誘河曲
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游環率辛京杲擊
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狩兵未集
游環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陵北趨醴
泉未至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泚兵值游環欲奉天
監軍翟文秀曰吾壁于此賊敢踰我而西可夾攻取之今
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環曰不然我寡賊
衆彼能分以亢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
且奉天無疆卒安得夾攻吾士乏且寒賊以利誘之衆且

潰遂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戰不利泚兵奪門游環殊死戰
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檣士皆懼游環曰賊取古祠乾木為
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環曰是分吾力也
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滿直出火其棚
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環赴難功第
一帝以衛軍無職局軍置統軍一員以游環惟明賈隱林
處之李懷光叛誘游環為變游環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
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矣但懷光誤臣使震驚乘輿後
特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帖
以為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審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有杜
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

與地授之罷懷光擁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其帥彼
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擁而泚益張若何對曰陛下約士
以不次之賞今貫賊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邠有萬精
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仗義而起賊不足慮帝美其
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環不知發怒
嫚罵瑊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游環使子從帝懷光檄假
游環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環既失兵不知所圖有
客劉南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環悟誘
舊部兵八百馳入昕說昕曰懷光自蹈禍機公今可取富
貴無共污不義也我願以麾下為公先驅昕不聽游環移
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昕欲殺游環戒左右裹甲入昕

小吏李岌潛白游環伏甲先起高固應之斬斫首以聞時
懷光子玟在邠游環衛出之曰殺之祇以怒敵至必遽不
如捨之玟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環屯七盤受李晟節
度詔拜邠寧節度使遂會渾瑊於奉天與瑊戴休顏分扼
京西要險李晟入長安游環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游環
使諭涇將楊澄澄拒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檢校尚書左
僕射帝至自興元游環及瑊休顏從而李晟尚可孤李元
諒奉迎論功與瑊等皆第一游環還屯邠寧懷光寇同州
瑊元諒敗於乾坑詔游環率兵并力賊衆五千于屯遂會
瑊馬燧圍蒲城師次焦離堡守將尉珪降懷光見勢單威
乃縊死二頃玩吐蕃入涇隴邠寧游環追至安化虜營合水

北游環策曰賊行無人地必怠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夜
領兵五百入其營斬數百級取馬五千黎明虜以兵首尾
擊游環羅織自衛鞞鼓四發虜驚潰去是歲復圍鹽州刺
史杜彥光約與之城吐蕃許之又取銀夏麟等州游環請
收鹽州以斷戎人走集虜入漢食禾菽方春而病此天亡
時也有詔李元諒韓全義率師一萬會游環收鹽州吐蕃
請修清水盟以歸侵地馬燧為之請詔問游環荅曰西戎
弱則請盟彊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詐我也帝不從
會盟平涼詔游環以軍屯洛口盟之日游環以勁騎五百
待非常今日即有變急趨栢泉以分虜勢瑊被劫馳以免
虜見兵出即解去後吐蕃寇太原游環方壁大武即選騎

八百迎擊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為戎不可易荅曰賊攻豐
義今游騎先破則彼大衆不敢前豐義全矣戰南原敗之
吐蕃夜遁會子欽緒以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
反謀泄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環懼求歸死京師帝
不許又執欽緒二息送京師帝亦原之未幾入朝素服聽
命有詔復位勞遇如故游環盛言城豐義以過虜侵帝悅
移還軍初游環之朝衆且得罪故齊送殊薄既還舉軍不
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兵游環畏其禍欲誅之希朝奔鳳翔
帝聞召入宿衛游環遣兵築豐義纜二板而潰寧卒數百
大掠游環不能禁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環畏亂委軍輕出
還京師拜右龍武統軍卒謚曰襄

高駢崇文孫也家世禁衛也幼頗修飾折節為文學與諸
儒交硜硜譚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米叔明為司馬
有二鵬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矢一發貫二鵬馬衆大驚
彌落鵬侍御械通帝將復安南拜駢為都護駢次峰州大
破南詔變收所獲贍軍拔安南斬蠻帥段酋遷降附諸洞
二萬計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為靜海軍授
駢節度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槽梗險多巨石駢
募工剗治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
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
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徙節天平僖宗立

南詔寇舊州掠城都徙駢劍南西川節度乘傳詣軍及劍門下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寇在近脫大掠不可悔駢曰屬吾在南安破賊三十萬驃信聞我至尚敢邪當是時蠻攻雅州壁廬山聞駢至亟解去駢即移檄驃信勒兵從之驃信大懼送質子入朝約不敢寇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虞候詰火督盜賊有兵馬虞候主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彛詔蠻新定人未安業罷突將月廩并飡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廩衣不團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廩減焉駢曰皆王卒命均之戰士失望于時天平昭義義成戍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園求不得天平軍聞變

其校張桀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蠻亂戶口尚完府庫方實公削軍廩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籍斬其首乃定駢得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稟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貰投屍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媪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與我一詣曹司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饑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於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寃也逮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為垂泣駢復錄突將戍還者九名貯器中意不懌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李敬全

斬決親吏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
駢悅投丸池中人乃安王仙芝之敗殘黨過江帝以駢治
郾威化大行且仙芝黨皆郾人故授駢鎮海節度使駢遣
將張濬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走嶺表帝
加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運鐵轉運等使又詔駢料官
軍義營鄉團歸其老弱傷夷裁制軍食刺史以下小罪輒
罰大罪以聞賊更推黃巢南陷廣州駢達建議遣濬以兵
五千屯郴扼賊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援循
潮自將萬人繇大庾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鐸兵三萬
壁桂永以篋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帝納策而駢
卒不行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城壘募軍及土客

得銳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時天子倚
以為重廣明初濬破賊大雲倉詐降巢巢不意其襲遂大奔
引殘黨壁上饒然衆亡幾會疫癘起人死亡濬進擊之巢
大懼以金啗濬騰書於駢丐命駢信之許為求節度當此
時昭義武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己功即奏賊已
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絕駢請戰擊殺濬乘
勝度江攻天長始巢在廣州求天平節度宰相盧攜書善
駢以有討賊之功不肯赦巢與鄭畋爭于朝故巢怨不得
節度而駢聞議不一亦不平至是欲聳賊以聳朝廷然後
立功畢師鐸諫曰朝廷所恃誰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
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北度必亂中原駢矍然下令

將出師嬖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况賊平挾震主之威安所稅駕不如觀釁求福為不朽資也駢入其計託疾未可以出屯臨兵保境巢據滁河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援陳許巢逼揚州衆十五萬駢兵終不出賊北趨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駢討賊蓋相望也俄而兩京陷天子猶駢駢立功眷寄未衰詔刺史若諸將有功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尋進東面都統已而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殆乃以王鐸代為都統詔常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封渤海郡王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詆鐸乃敗軍將又引更始刮席子嬰軼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

當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為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雄又請帝南幸江淮會賊平駢聞縮氣悵悵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萬意求神仙以軍事屬用之用之者鄱陽人世為商僧往來廣陵得諸賈之驩既孤依舅家盜私其室亡命九華山事方士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駢親將驗其術因得見駢置幕府稍補右職用之既少賤具知閭里利病吏得失頗班班言政事以將左道駢愈器之乃廣樹朋黨刺知動息持金帛還結左右日為誕妄以動駢又薦狂人諸葛殷張守一為長年方並署牙將初殷將見用之給曰上帝以公為人臣慮機事 廢使

人來備羽翼且當以職縻之明日殷以褐衣見辯諛無窮
駢大驚彌將軍其陰狡過用之遠甚有大賈居第華壯殷
求之不得謂駢曰城中且有妖當築壇禳卻之因指賈居
駢敕吏即日驅徙殷入居之駢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
尺飾以金珠渠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擬鈞天薰齋
其上祈與仙接用之自謂與仙真通對駢叱咤風雨或望
空願揖再拜語言俚近左右或竊議輒殺之後無敢出口
者蕭勝納賄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
有寶劍須真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數月勝獻銅匕首
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駢寶秘之常持
以坐起用之憚其術竅且見詰乃刻青石手板為龍蛇隱

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植機上駢得之大喜為寓鵠廷中
設機關觴人則飛動駢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
擿其姦者乃曰仙人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沮耳駢棄人
間事絕妾媵雖將吏不得見客至先遣薰濯詣方士祓除
謂之解穢少選即引去自是無內外無敢言者用之既自
任淫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吏百餘彌察之厚稟食令
居衢關間凡民私閱隱語莫不知道路箱口誅所惡者數
百族募卒二萬為左右鎮邪軍與守十分總置官屬如駢
府用之每出入騶御至千人建大第軍胥營署皆備建百
尺樓託云占星實窺伺城中之有變者左右媼侍百餘皆
媼秀光麗善歌舞中媼束帶以待月二十宴其費仰給於

民不足至苛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則許人貨產贖罪俞
公楚數規戒其失不聽姚歸禮謀殺之弗克用之因譖二
人於駢使以驍雄兵三千督盜於外密使兵襲之舉師殲
焉從子漢密疏用之罪諫駢曰不除之高氏且無種駢怒
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漢貳貫不能滿故妄言
因出漢筆驗之駢敕吏禁漢出入我署舒州刺史未幾為
下所逐用之構之也駢使人殺漢嗣襄王煜之亂駢上書
勸進偽假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以
用之為嶺南節度使駢久缺望至是大喜貢賦不絕用之
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矣駢之親信皆偏使附己政事
未嘗關決駢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謀請駢齋於

其第密縊之給為昇天事不克光啟三年蔡賊孫儒兵畧定遠
聲言涉淮駢命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者故仙芝
黨以善騎射稱駢敗巢于浙西用其力故寵待絕等用之
厚啖以利欲其諧附然不肯 師鐸有美妾用之請見不
可 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內忿懼為子結婚於高郵將張
神劔陰以為援師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讒死憂甚用之益
加禮師鐸愈恐謀於神劔神劔不然其言而猜日結用之
亦慮其變內欲除之函請罷屯師鐸憂未知所出而駢子
怒用之專恣覬師鐸與諸將發其姦遣使謂師鐸曰用之
欲因此行圖君既授書神劔矣君其備之師鐸驚軍中稍
稍傳言諸將介而見請殺神劔并其軍驅市人以濟亂師

鐸曰不可我若重擾百姓復一用之也鄭漢璋素與我善
兵精士彊以用之用事常不平今若告之謀彼必喜則事
濟矣衆然之神劍未知方椎牛釀酒且將犒師師夜出士
皆絳繒抹首且行且掠漢璋聞以麾下出迎師鐸諭以計
大喜留其妻守淮口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劍詰
其變神劍辭不知師鐸語稍侵神劍瞋目曰大夫何晚計
彼一妖人前假嶺南節不肯行志圖淮海令君既奪魄彼
一日得志吾能握刀頭北面事之邪吾前未量君意故不
出口尚何疑漢璋喜取酒割臂而盟推師鐸為大丞相
作誓告神乃移檄州縣以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為名
將發神劍中悔繆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日不下則糧乏

衆心搖矣神劍請按軍高郵為公聲援而督糧道師鐸曰
民稟尚多何患資儲城中攜離無鬪志何事聲援君意不
行孰敢違漢璋內忌神劍恐不為已下勸許其計約城中
破玉帛子女共之其四月兵傳城營城下城中駭亂用之
分兵守且自督戰令曰斬一級賞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
悍頗用命鐸師懼退舍自固用之稍堙塞諸門駢登延和
閣聞囂甚左右告之故大驚召用之問狀徐曰師鐸衆思
歸為門衛所軋隨已處置不爾煩玄女一符耳駢曰吾覺
爾之誕多矣善多為之勿使吾為周寶也時寶已為下所
逐出奔云用之慙不復有言駢責用之曰始吾以心腹任
君君御下無方卒誤我他日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謁駢驚

匿內寢少選乃出叱曰得非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至南門舉策曰吾不復入是矣始與駢二師鐸壁揚子發民廬舍治攻具用之索居人馬及丁壯驍將以長刀擁脅乘城晝夜不得息又疑為間數易區處家有饁餉相失至饑死者相籍駢召大將齎師鐸毋書及其子出諭師道遣子還曰不敢負恩朝斬凶人夕還垂願以子妻為質會秦彥遣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者夜焚南柵以應於外師鐸入用之距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以畀師鐸左鎔邪兵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兵奔遲明師鐸縱火大掠駢乃命徹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駢待之如賓即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劍以次授署于時何衛

宋謹駢愛將及說駢曰逆人兵少弛願奉公夜出發諸鎮兵還刷大耻賊不足平也若不決則及將不得侍公因泣下駢惟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師鐸誅用之支黨數十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囚駢署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初用之詐為駢書召兵於廬壽城陷而揚行密兵萬人次天長用之自歸始師鐸召宣州刺史秦彥至是彥入揚州稱節度使以師鐸為行軍司馬居用之第不得在牙中師鐸怏怏失志行密與神劍等連和自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彥登城望之色沮乃授鄭漢璋唐宏等兵屯門樵蘇道絕食且乏師鐸以勁卒八千出戰大敗士卒溺死者十八師鐸以騎為左右翼既成列久之行密

乃出委輜重于壁以羸兵守之伏精卒數千其旁行密短兵接偽北師鐸諸軍奔其壁爭取金玉貨糧伏譟行密引輕躡其尾俘殺旁午橫尸十里師鐸等奔還駢久因拘供億窘狹羣奴徹延和閣闌楯為薪煮豆蒂以食師鐸既敗慮駢內應有女巫巫王奉仙謂師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可以厭彥曰非高公邪命左右陳賞等殺之奴客左右遁歸行密行密舉軍縞素大臨而祭獨用之縗服哭三日彥屢敗軍氣催喪與師鐸抱膝相視無他畧更問奉仙賞罰奉重皆出自仙彥遣漢璋神劍破之神劍破高郵欲窮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尚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裨將晨伏兵西壕伺守者林代引而登殺數十人于門以招外兵守

軍亦厭苦皆委兵潰師鐸與其家及彥奔東塘人爭出相騰籍死壕塹幾滿彥師鐸將渡江會秦宗權使孫儒引兵三萬襲揚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行密取行密輜重牛羊數千計儒以食之乃屠高郵據之擊張神劍奔還行密授之館而高郵戍兵七百潰而來行密疑有謀悉擊殺之因殺神劍用之始詐行密曰廡下有產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之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柱枯釘刺其口刻駢名於背盖用蠱厭駢也行密責其罪并張守一斬于三橋妻子皆死儒攻城未得志慮彥師鐸有異謀稍并其兵明日召彥師鐸漢璋會軍中彥師鐸先至壯士猝之至儒所儒質彥反駢罪斬之至師鐸呼曰大夫成則

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為吾嘗將數萬兵不死常人手得公
之劍瞑目矣儒罵曰庸殺欲污我手邪趣斬之漢璋至奮
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儒謀知行密糧乏自高郵襲
之行密拔其衆還廬州儒遂據揚州揚州雄富冠天下自
師鐸行密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饑相仍其
地遂空

察罕帖木兒穎州沈丘人察罕幼為學嘗應進士舉有時
名身長七尺脩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居
常慨然有當世之志正一年盜發汝穎焚城邑殺長吏所
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
十二年察罕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羅山
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汝寧府達魯花
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
數與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
察罕兵日盛轉而北遂成虎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孟津
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進大敗之餘黨柵河州殲之

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其功除刑部侍郎苗軍以荊陽
叛察罕夜襲之虜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牢已而淮右賊
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牢營察罕結陳待之以死生
利害諭士卒奮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
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城勢遂披靡不能支棄旗
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筭軍聲益大振年十六陞兵部
尚書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
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與李思齊往攻之罕察鼓行
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為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
轉南山粟結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乃焚馬矢營
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既備賊始覺

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襲之威
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
窮皆遁潰年十七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
直趨長安至灞上分道掠同岑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
來告急察罕領大衆入潼關官軍敗走殺獲以億萬計餘
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
昌遂窺鳳翔而遺謀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厚凡數
十重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赴往所分軍張左右
翼掩擊之城城中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
地賊大潰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黨皆遁還
關中悉定年十八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

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即兵省成清湫義谷屯潼關塞
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
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
大掠南且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
喜絳陽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
塞吾兒穀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
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於是天子乃
詔察罕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間外事益
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己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
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彌召羣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
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

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葉覃懷入汴城合
兵攻洛陽察罕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
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
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射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肱以
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梁南畧歸亳陳蔡北道
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畧會南據黃陵渡乃大發
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
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
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蹀
梁者畧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擊敗之又令
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

鏃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謀知城中窮計
食且盡乃與諸將賀宗哲賽因不花關保等議各分門而
攻至夜將士勇鼓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偽
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安豐獲偽后及賊妻子
數萬偽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筭全居民二十萬軍不
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外
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
通京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至察
罕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
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
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

罕所平定而都魯之子日字羅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
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事見本紀及都
魯傳中二年十謀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
賊八察罕乃輿疾自陝抵洛九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
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
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鏃騎建大將旗鼓
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師至鹽河遣其
子擴廓及諸將等以兵精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
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
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
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

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
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
與賊將于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
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
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
事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察罕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
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
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
再歸職方彌令煥然矣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
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推
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行觀

營壘衆以為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
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輕騎十有一人行至信營又
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
四方之士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
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
不然山東必失二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
及於難追封穎川王改謚忠襄於是復起擴廓拜太尉中
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仍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擴廓
既領兵柄御衆以討賊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周乃穴地道
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孫頭二百餘人獻闕下
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即遣關保

以兵取莒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本察罕之甥自幼養以
為子當是時東至淄所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擴廓乃駐
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為安李羅自察既沒復數以兵
爭晉冀帝雖屢解諭之而讐隙日深二年御史大夫老的
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得罪於皇太子皇太子欲誅之皆
奔于大同為李羅所逆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數皇
太子寢其事而皇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則傳旨密令李
羅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官者朴不花皆附皇太子必窮
究其事皇太子又方倚重於擴廓時廓駐太原與李羅構
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年搠思監朴不花因誣李羅老的沙
謀為不軌而皇太子亦怒不已三年天子以故下詔數李羅

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岳李羅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
得搠思監朴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語在李羅傳
肚李羅又與老的沙合禿堅兵同犯闕時擴廓遣部將以
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
原李羅既入朝據相位又使部將二萬騎屯漁陽為朝廷
聲援五年擴廓以兵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擴廓大舉
以討逆發丞相也速兵屯東鄙魏遼齊吳豫幽諸王兵駐
西邊而自擴廓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李羅伏誅帝遂詔
皇太子還京而擴廓亦扈從入朝九年詔拜擴廓左丞相居
兩月即請南還祖師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州蜀皆非
所有皇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河南擴廓王

俾總天下而代之行擴廓於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
與朝廷等而用孫者羽趙恒等為謀主六年自京師還河
南乃復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罕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
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張良弼首拒命孔興等
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釁隙既
既開遂成讐敵擴廓乃遣關保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
思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罷擴廓始受命南征而願乃
退居彰德又惟務用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
疑其有異志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
而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師皇后竒氏傳旨令擴廓以重
兵擁太子入城欲脇帝禪之位擴廓知其意比至京城三

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太子心術之及是屢趣其出師江
淮擴廓弟遣弟脫因及部將貊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
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詔和解之願乃戍殺詔使等而跋
扈之跡成矣二年八月帝乃下詔命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
而分命擴廓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
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等
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皇太子
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終扞拒不肯受於是貊高
關保等皆叛擴廓關保自察罕起兵以來即為將勇冠諸
軍功最高而善論兵尤為察罕所信任及兩人見擴廓有
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太

子用少藍荅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兵馬專備擴廓以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肝詔落擴廓太傅與弟脫因同居河南府為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在山西者少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率兵東向以正天誅心朝廷命孫左丞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擴廓即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張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下詔又削奪擴廓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効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擴廓

退守于平陽而關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與擴廓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氣稍沮而關保貊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諜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眾貊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據罷撫軍院而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黜既而擴廓上疏陳其情帝尋亦悔悟下詔滌其前非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帝乃下詔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孫翥趙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禿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

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禿魯思齊亦未嘗出而擴廓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已不可為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大

明兵至太原擴廓即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甘肅

七年

大明兵已取山東而朝廷方疑擴廓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統兵馬學士陳祖仁伏闕上言近者南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兵軍馬數少勢力孤危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社宗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為數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徂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面而擴廓近肘腋勢將竊發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

遠而輕而擴廓近而重也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于宗社故宜先救於難則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弱強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擴廓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擴廓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祖仁又上書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為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

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
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
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
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照雪也况聞擴廓屢上書疏明其
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為朝廷
計者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
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其
勉厲使力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
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
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
殺身何濟於是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為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

